

第五講 閩南語音韻系統

1. 羅馬字清單

教育部於 2007 年公告的「台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以下簡稱為「台羅」) 只用到 26 個羅馬字母中的 17 個。所有的音符都是用下列字母中的一至三個字母組成的：

a, b, e, g, h, i, j, k, l, m, n, o, p, (r,) s, t, u

其中'r'只用於標示泉腔的央元音。普通腔的聲母只用 16 個音符，可以 4 個音符為一段，直接唸成以下有節奏的台語字母詩，泉腔可插入一個 r 唸成 er：

a, ber, e, ger

her, i, jir, ker

ler, mer, ner, o

per, (er), sir, ter, u

但也可以編成有節奏有旋律的「歌」。本書錄音 CD 附有作者所作的「字母歌」。請進「台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及其發音學習網」聽取學習(網址：<http://www.ntcu.edu.tw/tailo/>，詳參【附註】)。

2. 聲母系統

邊 p-	波 ph-	文 m-	/ b-
地 t-	他 th-	柳 n-	/ l-
貞 ts-	出 tsh-	時 s-	入 j-
求 k-	去 kh-	語 ng-	/ g-
英	喜 h-		

以上的音符對應的漢字是傳統《十五音》(sip-ngóo-im)的十五個「字頭」(jī-thâu)。其中〈文〉、〈柳〉、〈語〉三個字頭各包攝兩個台羅音符，一

個是濁音聲母 b, l, g，只配非鼻音韻腹；一個是鼻音聲母，只配鼻音韻腹。

《十五音》的傳統音序，以五字一句呼唸如下：

柳 liú	邊 pian	求 kiû	去 khi	地 tē
波 pho	他 thann	貞 tsing	入 j̄p	時 sí
英 ing	文 bûn	語 gí	出 tshut	喜 hí

「十五音」原是一首詩的前三句，本教材錄音 CD 附有本書作者所作「台灣十五音歌」，末句綴以「台灣十五音」，湊成四句。請進「台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及其發音學習網」聽取學習（網址：<http://www.ntcu.edu.tw/tailo//>，詳參【附註】）。

3. 一般韻母

本表的內容與教育部《台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所列的韻母表（簡稱「部表」）基本上一致，但音韻分析不相同。主要的差別在於入聲韻的處理，「部表」把所有的入聲歸為「入聲韻」，本表依照傳統閩南語音韻學的分析，把入聲韻分為二類，以塞音 -p, -t, -k 收尾的韻母歸為閉尾韻，以與鼻輔音 -m, -n, -ng 收尾的「陽聲韻」配合成「八音」（pat-im），組成閉音節「字母」；以喉塞音 -h 收尾的入聲韻歸入開尾韻，以與相對應的「陰聲韻」配合成八音，組成開音節「字母」。「一般韻母」只列台灣優勢音，漳泉特殊韻母附錄於表後。

下表中大字為「舒聲韻」，下一行的小字為「入聲韻」。「舒聲韻」與「入聲韻」搭配成「字母」（jī-bó）以便「呼八音」（hoo-pat-im）之用。

3.1 〈開尾韻〉

(一)3.1.1 口音韻

阿 a	挨 e	伊 i
ah	eh	ih
烏 oo	呵 o	污 u
ooh	oh	uh
哀 ai	甌 au	
aih	auh	

耶 ia	腰 io	憂 iu	妖 iau
iah	ioh	iuh	iauh
哇 ua	桎 ue	威 ui	歪 uai
uah	ueh	uih	uaih

3.1.2 鼻音韻

餡 ann	嬰 enn	燕 inn	
annh	ennh	innh	
惡 onn	姆 m	秧 ng	
onnh	mh	ng	
乃 ainn	腦 aunn		
ainnh	aunnh		
纓 iann	鴛 iunn	貓 iaunn	
iannh	iunnh	(iaunnh)	
鞍 uann	糜 uenn	每 uinn	關 uainn
(uannh)	(uennh)	(uinnh)	uainnh

鼻音韻的入聲字數都很少，其中打()的韻母表示只能與鼻音聲母搭配，台羅拼音因為鼻音已經標示在聲母，這些韻母都不用。但呼八音時仍可當成空音呼出，羅列於上備而不用。

3.2 〈閉尾韻〉

庵 am	安 an	尪 ang	
ap	at	ak	
蔘 om	汪 ong		
op	ok		
音 im	因 in	英 ing	
ip	it	ik	
闌 iam	煙 ian	央 iang	雍 iong
iap	iat	iak	iok
溫 un	冤 uan	嚨 uang	
ut	uat	uak	

4. 方言特殊韻母

4.1 漳腔

ee [ɛ]	eng [ɛŋ]
eeh [ɛʔ]	ek [ɛk]
ionn [iɿ]	
(ionnh [iɿʔ])	

4.2 泉腔

er [ə]	ere[əe]	(eru[əu])
erh [əʔ]	ereh [əeʔ]	
ir [i]	irinn [iĩ]	
(irh [iʔ])		
irm [im]	irn [in]	irng [iŋ]
irp [ip]	irt [it]	irk [ik]

打()的韻母只出現在文獻紀錄中極少數方言變體或擬聲詞、外來語，姑且收入以為研究之用。

5. 聲調系統

5.1 〈調類〉

聲名	陰平	陰上	陰去	陰入	陽平	陽上	陽去	陽入	第九調	輕聲
台羅正式版	a	á	à	ah	â	ǎ	ā	áh	ǎ	--
台羅方便版	a1	a2	a3	ah4	a5	a6	a7	ah8	a9	--

台羅方便版可於沒有軟體支援，文書處理、網路傳輸不便時使用。

5.2 〈調型〉

傳統閩南語標示法，不論是十五音三字切音、教羅、TLPA 或台羅都只標示調類，不標示調值。為教學方便，可採三調階符號系統下標以標示調型。以下是台灣普通腔的聲調系統：

聲名	陰平	陰上	陰去	陰入	陽平	陽去	陽入	第九調	中降調	升降調
本調	33	31	11	20	12	22	30	23	21	231
變調	22	33	31	30	22	11	10			
例字	東	董	凍	督	同	洞	毒	中央	honn ₂₁	hann ₂₃₁

以上由 1 至 3 表示由低而高的低調、中調、高調，0 用於入聲韻塞音韻尾 p, t, k, h 出現的位置，表示聲調的休止。

第九調用於「中央」(tióng)、「下昏」(ǐng) 合音或外來語 ián-jín (引擎) 等。

【附註】詳細資料請進「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台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及其發音學習網」（網址：<http://www.ntcu.edu.tw/tailo//>）

【附錄 1】

教羅、TLPA 與台羅重要差異對照表

聲母

IPA	ts	ts ^h
教羅	ch / ts	chh
TLPA	c	ch
台羅	ts	tsh

韻母

(一) 口音韻

IPA	ɔ	ɔʔ	ua	uaʔ	uai	uaiʔ	ue	ueʔ	ə	əʔ	i	əe	əeʔ	ɛ	ɛʔ
教羅	oˊ	oˊh	oa	oah	oai	oaih	oe	oeh							
TLPA	oo	ooh	ua	uah	uai	uaih	ue	ueh	er	erh	ir	ere	ereh	ee	eeh
台羅	oo	ooh	ua	uah	uai	uaih	ue	ueh	er	erh	ir	ere	ereh	ee	eeh

註：台羅韻母基本上和 TLPA 相同，但為照顧習慣於傳統白話字之使用者，允許繼續使用 oˊ 為傳統版，但仍以 oo 為正式版。

(二) 鼻音韻

IPA	ã	ãʔ	mɔ	mɔʔ	nɔ	nɔʔ	ŋɔ	ŋɔʔ	iõ	iĩ
教羅	a ⁿ	ah ⁿ	moˊ	moˊh	noˊ	noh	ngoˊ	ngoˊh		
TLPA	ann	annh	mo	moh	no	noh	ngo	ngoh	ionn	irinn
台羅	ann	annh	moo	mooh	noo	nooh	ngoo	ngooh	ionn	irinn

註一：台羅韻母基本上和 TLPA 相同，但為照顧習慣於傳統白話字之使用者，允許繼續使用 -ⁿ 為傳統版，但仍以 nn 為正式版。表中以元音 a 為例。

註二：TLPA 鼻音韻的中低元音在鼻音聲母之後寫成 mo/moo、no/noo、ngo/ngoo

兩可，未規定，上表為篇幅所限只列前者。台羅統一規定採用後者。

(三) 閉尾韻

IPA	uan	uat	uaŋ	uak	iŋ	ik	eŋ	ek	im	ip	in	it	iŋ	ik
教羅	oan	oat	oang	oak	eng	ek								
TLPA	uan	uat	uang	uak	ing	ik	eng	ek	irm	irp	irn	irt	irng	irk
台羅	uan	uat	uang	uak	ing	ik	eng	ek	irm	irp	irn	irt	irng	irk

聲調

聲名	陰平	陰上	陰去	陰入	陽平	陽上	陽去	陽入	第九調	輕聲
調序	1	2	3	4	5	6	7	8	9	0
教羅	a	á	à	ah	â		ā	áh		--
TLPA	a ¹	a ²	a ³	ah ⁴	a ⁵	a ⁶	a ⁷	ah ⁸	a ⁹	a ⁰
台羅正式版	a	á	à	ah	â	ǎ	ā	áh	ǎ	--
台羅方便版	a1	a2	a3	ah4	a5	a6	a7	ah8	a9	--
例字	東	董	凍	督	同	動 _泉	洞	毒	虫虫	

註：台羅拼音方案基本上以教羅傳統潤號式聲調符號為正式版，以數字式為方便版。正式出版時須用正式版，電腦輸入、傳輸或無字型支援，潤號式使用不便時，得用方便版。

【附錄 2】

台灣羅馬字書寫法

本文根據教育部公告「台灣羅馬字拼音方案使用手冊」及教育部「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詞典」編輯委員會 2007 年的決議所寫成，其法基本上沿襲白話字書寫傳統，根據台灣閩南語構詞法及語法理論加以系統化。

一、調符的標示位置

(一) 正式版

聲調以閩號式為正式版，正式出版品上好用正式版。第一聲佻第四聲免用調符，其他相應的調符統一標示帶「韻腹」頂懸，親像「堯」giâu、「元」guân，a 是韻腹，所以調符標佇 a。一個音節一定愛有一個韻腹，單音韻母當然標示佇彼个音符，雙音韻母照 a > oo, o, e, er > i, ir, u > m, ng 的響度順序，將響度卡懸的音當作韻腹，標示聲調。

若是雙元音的懸度共款，以第一的元音為韻頭，第二個元音為韻腹，調符標示帶尾音，親像「尤」iù；「為」uí；泉音的「閒」irinn；「會」erē。

韻腹有雙字母的音符 oo 佻 ng，攏愛標示佇第一个音符。親像「壺」ôo；「黃」ng。

(二) 方便版

非正式出版品，無軟體支援，輸入法、網路顯示抑是傳輸等正式版的使用受限時，會凍用數字式做為方便版。數字標示於音節之末，是毋是上標無規定，隨方便。

二、連寫原則與斷詞

(一) 基本原則

1. 「詞」連寫

詞(word)佻詞中間需要 làng 格，代表一個整體概念的多音節詞，音節間袂使 làng 格，用一個連字符 (hyphen) “-” 連結成詞。如：

雙音節詞：肉粽 bah-tsàng、海湧 hái-íng、朋友 pîng-iú。

三音節詞：紅十字會 âng-sîp-jī-huē。

四音節詞：歷史學家 tîk-sú-hák-ka、祖公仔屎 tsóo-kong-á-sái。

五音節詞：臭銅管仔味 tshàu-tâng-kóng-á-bī。

在這個基本原則以上，閣愛考慮兩個問題：

(1) 連寫詞的音節袂凍超過 5 個。

(2) 單音節語素以連寫為原則，雙音節以上以斷詞為原則。

詳細請看以下有關三種結構複合詞、派生詞、重疊詞的說明。

2. 「詞組」不連寫

詞組 (phrase) 是兩個以上的詞 (word) 組成的，詞組內部的詞恰詞中間當然袂使得連寫，譬論講「辦公的場所」插入一個「的」，一定是名詞組，干確會凍寫做 pân-kong ê tîunn-sóo，絕對袂使得連寫。

其他結構的詞組討論如下：

(1) 並列結構

用連接詞連接的也一定是詞組，應該分寫。那像：頭家恰辛勞 thâu-ke kah sin-lô、好食閣好看 hó-tshiáh koh hó-khuànn、beh ah m̄ (欲抑毋)。

但是詞組若已經詞彙化，著應該共看做一個詞 (word)，連寫。親像「爸仔囡」pē-á-kiánn、「司功仔象杯」sai-kong-á-siūnn-pue。

(2) 介賓結構

介詞帶動的介詞組，介詞嘛愛含後壁的名詞分寫。那像「佇頭前」tī thâu-tsîng、「向東片行」hiòng tang-pîng kiánn、「替百姓講話」thè peh-sènn kóng-uē、「對昨昏開始」tuì tsa-hng khai-sí。

(3) 偏正結構

偏正結構（副詞、形容詞甲所形容的動詞、形容詞或是名詞結合）的兩個成分，分寫，那像：「逐工」ták kang、「某人」bóo lâng、「阮兜」guán tau、「恁學校」lín hák-hāu、「某公司」bóo kong-si、「本單位」pún tan-uī；「卡鹹」khah kiám、「真頭殼痛」tsin thâu-khak-thiànn、「有夠緊」ū-kàu kín；「拄才開門」tú-tsiáh khui-mng、「夭壽好食」iàu-siū hó-tsiáh。

雖然有的副詞定定恰所形容的詞做伙出現，嘛應該分寫。那像「真好」tsin hó、「攏有」long ū、「閣較嬌」koh-khah suí、「上大」siōng tuā、「無來」bô lái、「袂講得貴」bē-kóng-eh kui。

代詞恰其他的名詞結合時，分寫。親像「這個人」tsit ê lâng、「佗一本」tó tsit pún、「彼項代誌」hit hāng tã-tsi。但是含其他代詞複合的形容詞恰副詞，因為結合了真峇的複合詞，愛連寫。親像「這寡仔」tsit-kuá-á、「彼號」hit-lō、「遮爾」tsiah-nī、「遐爾仔」hiah-nī-á。

結合無真峇，有時會凍插入其他的離合詞，合做伙做詞的時連寫，插入其他的詞著變成詞組，愛分寫。那像「離開」是一個「動補結構」的「動詞」，所以「離開真久」愛寫做 lī-khui tsin kú。但是「離開」若插入一個副詞，親像「離真開」，著變成一個動補結構的「詞組」，應該斷詞，寫做 lī tsin khui，袂凍寫做 *lī-tsin-khui。

台語數量詞中間的數詞恰量詞雖然是接合非常密切，畢竟是兩個詞，所以應該愛斷詞，親像「一擺」tsit pái、「一下」tsit ē，攏愛分寫。但是數量詞若變成一個副詞，親像「一下歡喜煞袂記得」中間的副詞「一下」tsit-ē應該連寫；當做數量補語的輕聲詞，親像「跳一下跳一下」的「一下」--tsit-ē應該連寫。

表示約數的「外」應該分寫。那像百外个 pah guā ê、三百外橫 sann pah guā tsàng、幾若工 kúi-nā kang、幾若百本 kúi-nā pah pún。

但是「十」特別愛連寫。那像十幾間 tsáp-kuí king、十外尾 tsáp-guā bué、幾若十領 kúi-nā-tsáp niá。

述補結構（動詞或形容詞恰補語結合）的雙字詞，因為恰「詞」真歹分，連寫。親像「講煞」kóng-suah、「寫便」siá-piān，雙字詞補語自由成詞，分寫，那像「排做伙」pái tsò-hué、「整理好勢」tsíng-lí hó-sè。述賓結構（動詞恰賓語結合）的詞愛分寫，親像 sé sann

(洗衫)、khuànn tiān-sī (看電視)。

詞 (word) 恰詞組 (phrase) 無共款的標示法有分別意義的作用。親像「我請汝食飯」的「食飯」是詞，愛連寫做 tsiáh-p̄ng，但是「有食麵，無食飯」的「食飯」是詞組，愛寫做 tsiáh p̄ng。「頭殼疼」做形容詞用的時應該連寫，親像「(真)頭殼疼」寫做 tsin thâu-khak-thiànn；假使若斷詞，著變成兩個詞組成的詞組，親像「頭殼(真)疼」，愛寫做 thâu-khak (tsin) thiànn。

猶有，「我請汝食飯」的「食飯」是一個詞，用餐的意思，愛寫做 tsiáh-p̄ng，但是「我有食麵，無食飯」的「食飯」是一個詞組，「食」tsiáh 是動詞，「飯」p̄ng 是賓語，遮的「食飯」愛寫做 tsiáh p̄ng。

(二) 複合詞

兩個實語素合做一個詞叫做「複合詞」(compound)。複合詞的詞素恰詞素連寫原則恰字數有直接的關係，原則上單字詞素連寫，雙字詞素若會凍成詞，基本上攏愛連寫。

三音節的詞應該連寫，親像「肉粽節」bah-tsàng-tseh、

「燒酒醉」sio-tsiú-tsuì、「耳空輕」hīnn-khang-khin。有少數主調結構的三音節詞，如「目空#刺」bák-khang-tshiah、「頭#殼疼」thâu-khak-thiànn，雖然主詞成分有斷音，嘛是愛連寫。

三字以上的單純詞，無法度斷詞，當然著愛連寫。親像「烏魯木齊」oo-lóo-bók-tsè、「阿里不達」a-lí-put-tát。拆袂開的複合詞嘛愛連寫，親像「臭奶仔羶」是一個詞，應該寫做 tshàu-ling-á-hiàn。

三字以上的「複合詞」(compound) 應該佇最小單位的詞中間斷詞，像「辦公時間」是長複合詞，應該寫做 pān-kong sí-kan；「辦公場所」應該寫做 pān-kong tiúnn-sóo，袂使寫做 pān-kong-sí-kan 或是 pān-kong-tiúnn-sóo。共款的道理，「辦公場所內底」應該寫做 pān-kong tiúnn-sóo lái-té。

地址恰單位名佇每一個單位詞後壁斷詞但是超過三字的部分共款愛斷詞。親像「台北市南京東路一段三十五號」Tâi-pak-tshī Lâm-kiann tang-lōo It-tuānn Sann-tsáp -gōo hō；「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Kàu-iók-pōo Kok-gí Tshui-hîng úi-uân-huē。

數字佇每一個進位的尾後，除了「百」以下的數字無斷詞以外攏愛斷詞，「百」「千」「萬」「億」佢頭前的數字連寫，佢後壁的數字分寫。親像下面的長數字「一億#九千#九百#九十一萬#三千#四百#五十一」tsit-ik káu-tshing káu-pah káu-tsáp-it-bān sann-tshing si-pah gōo-tsáp-it，佇億、萬、千、百遮的單位後壁攏愛斷詞，只有「十」後壁毋免斷詞。完全佢斷音原則同步，凡是斷音的所在攏愛分寫。

稱呼一律連寫。親像「大姑」tuā-koo、「大姑丈」tuā-koo-tiunn、「二孀婆」jī-tsím-pô、「三叔公」sann-tsik-kong。但是特指的時第一音節的頭字愛大寫。

(三) 派生詞

派生詞的詞頭佢詞尾攏是詞的一部分，袂凍獨立，必須佢詞根連寫。詞頭甲詞尾有時分無啥會清楚，但是不管如何，詞頭佢詞尾也攏是單音節詞素，就算是複合詞也共款愛連寫。

接詞頭的詞如「阿姨」a-î、「初九」tshe-káu、「第一」tē-it、「以前」í-tsing、「頭名」thâu-miā、「尾擺」bué-pái、「老大的」láu-tuā-ê。

名詞詞尾，親像「囡仔」gín-á、「盒仔」áp-á，攏愛連寫。

其他的詞尾大部分讀做輕聲，愛用輕聲符（參見第三節）連起來，但是無佇詞組末端的時，愛恢復主聲調，所以愛連寫，如「慢慢仔」bān-bān--á，「慢慢仔行」bān-bān-á kiānn。

超過三個音節的長「派生詞」（derivation）詞尾若超過一個音節著愛連寫，譬論講「教育部」kàu-iók-pōo 是一個短複合詞，愛連寫，但是「教育部長」的「長」若當作是詞尾，按呢著變成一個派生詞，愛寫做 kàu-iók-pōo-tiunn。問題是「部長」已經變成一個雙音節詞，已經成詞的雙音節詞素應該斷詞。所以「教育部長」變成一個複合詞，應該寫做 kàu-iók pōo-tiunn。但是「教育部長」毋是「教育」佢「部長」合成的複合詞，愛理解做「教育（部）部長」的省略。

佇漢語，詞尾通常是單音節，雙音節卡袂凍看做是詞尾，「教育部長」的「長」會凍算詞尾，但是「部長」既然會凍成詞，著袂凍算詞尾。共款，「夫人」是獨立詞，所以「教育部長夫人」是複合詞，應該寫做 kàu-iók-pōo-tiunn hu-jîn。

(四) 重疊詞

重疊詞不論重疊幾個音節一律連寫。如：清清氣氣 tshing-tshing-khì-khì、清氣清氣 tshing-khì- tshing-khì、紅紅紅 âng- âng- âng、嬌噹噹 sui-tang-tang、沖沖滾 tshiâng-tshiâng-kún。

(五) 成語

四字格成語不論內部結構如何，一律連寫。哀爸叫母 ai-pē-kiò-bó、歡頭喜面 huann-thâu-hí-bín、厝邊頭尾 tshù-pinn-thâu-bué、tshin-tsiânn-pîng-iú (親情朋友)；kha-tshng-āu-uē (尻川後話)、bêh-gê-ko-tshiám (麥芽膏槓)、tshát-khah-ok-lâng (賊較惡人)、tsē-tiong-tóo-tsûn (坐中堵船)。

超過四字，應該分寫。那像「抹壁雙面光」buah-piah siang-bīn-kng、「鼓井底水蛙」kóo-tsénn-té tsuí-ke。

三、大寫

(一) 句的頭字

台灣羅馬字每一句的頭字攏愛大寫，如：Ū tsít ê lâng, kiò-tsò khám-sîng, ū tsít pái, tann han-tsí khi Pak-káng bē. 第一个 Ū 是句首，所以愛寫大寫，第二个 ū 毋是句首，免大寫。

(二) 專有名詞

專有名詞，親像地名、人名、機關名的頭字固定愛大寫。那像「台灣」Tâi-uân、「台北」Tâi-pak、「北港」Pak-káng。外語地名，由漢字轉譯過來的，原則共款。那像「紐約」Niu2iok4、「南非」Lâm-hui、「印尼」Ín-nî。

原名照羅馬字直接延用。那像 Newton、Edison、Bush、Clington。

專有名詞和普通名詞結合，加單音節的詞素所合成的複合詞，連寫，普通名詞的部分無需要大寫。那像「台中縣」Tâi-tiong-kuân、「台北市」Tâi-pak-tshī、「媽祖宮」Má-tsóo-king、「城隍廟」Sîng-hông-biō、「天主堂」Thian-tsú-tîng、「土地公廟」Thóo-tī-kong-biō、「五分埔」Gōo-hun-poo、「牛奶寮」Gû-ling-liâu、「蚵殼港」Ô-khak-káng。

專有名詞加雙音節以上的詞素造成的複合詞，雖然分寫，但是第二個詞頭也愛大

寫。那像「台灣海峽」Tâi-uân Hái-kiap、「台灣大學」Tâi-uân Tâi-hák、「自由時報」Tsū-iû Sî-pò、「懷安藥局」Huâi-an Iòh-kiók。

專有名詞加單音節的詞素所合成的複合詞，雖然已經毋是專有名詞，地名的第一個字共款愛大寫。那像：台南人 Tâi-lâm-lâng、鹿港腔 Lók-káng-khiunn、日本話 Jîp-pún-uē。

人名「姓」恰「名」的第一個字母大寫，毋過「名」的第二字母，根據白話字的傳統，攏免大寫，天有，姓名分寫。那像「鄭成功」Tēnn Sîng-kong、「杜聰明」Tōo Tshong-bîng。

毋過專名化的人名，姓名無需要分寫。親像「邱罔舍」Khulbong3sia3、「孫悟空」Sun-ngō-khong、「李鐵拐」Lí-thiat-kuái。有的專名雖然詞素是普通名詞，專名化了後，也是共款用專名化原則處理。親像「蛇郎君」Tsuâ-lông-kun、「媽祖婆」Má-tsóo-pô。

雙姓，兩個姓是平等的，所以逐字攏愛大寫，那像、「張廖」Tiunn-Liâu、「范姜」Huân-Kiong。雙字姓本來就是雙字，第二字無需要大寫，親像「歐陽」Au-iông、「司馬」Su-má、「司徒」Su-tôo、「山本」San-pún、「本田」Pun-tiân。

冊名，每一個詞的頭字攏愛大寫。如《台灣閩南語發音學入門》，寫做"Tâi-uân Bân-lâm-gí Huat-im-hák Jîp-mîng"。

(三) 特指

普通名詞特指一國、一地之機關或親屬等唯一對象時，第一個字母大寫，那像：Bí-kok ê tsóng-thóng-hú kiò-tso̍ Pîk-kiong（美國的總統府叫做白宮）因為「總統府」是普通名詞，免大寫。但是 Guá beh khi Tsóng-thóng-hú（我卜去「總統府」），特指咱國的總統府；I tī Kuān-tsing-hú siōng-pan.伊佇「縣政府」上班，特指某縣的縣政府；Guá tuè A-pa khi khuànn hì.（我綴「阿爸」去看戲），特指自己之父親，所以攏愛大寫。

四、聲調的標示法

(一) 標示本音

台羅承襲教羅(白話字)的傳統，聲調符號是標示音讀的基底形式(underlying form)，俗稱「本音」，毋是標示伊的「表面形式」(surface form)，俗稱「變讀」抑是「實音」。根據文字的通則，有規則的「變讀」愛寫伊的「本音」。

1. 「本調」佻「變調」

台灣閩南語每一個聲調攏有兩個分音，著是「本調」佻「變調」，但是台羅只標示「本調」，著是調類（八音），無標示變調，親像「新新」雖然讀做 *sīn-sin*，「舊舊」雖然讀做 *kù-kū*，共款愛寫做 *sin-sin, kū-kū*。

實際上愛讀做「本調」或是「變調」，需要讀者家己判斷。這雖然是有卡麻煩，但是因為「本調」佻「變調」的轉換（*alternation*）是有規則的，根據文字的通則，有規則的「變讀」愛寫伊的「本音」。

2. 再變調不標示

除了「本調」、「變調」的轉換以外，有時會因為「詞法」抑是「語義」的關係發生再變調，攏愛標示本音，無標示再變調。分述如下：

（1）仔前變調

「仔」字雖然無算是輕聲，但是伊是輕讀，伊會影響前字的調讀，發生「再變調」，譬論「樹仔」*tshü-á*，本來應該愛讀做 *tshü-á*，真濟老沿的猶按呢讀，但是台灣普通腔「仔」前所有的低調攏愛變中調，那像無變調，事實是先讀做低調才閣變中調的。台羅書寫法對普通實詞的上聲佻「仔」*á*詞尾的書寫法無分，「仔」前的特殊變調無反映佇書寫法頂面。所以愛先認捌 *á*是詞尾即會凍知影「樹仔」*tshü-á*的 *tshü*讀中調，毋免像「樹頭」*tshü-thâu* 的 *tshü*讀做 *tshü*無共款。

（2）虛詞再變調

那像「氣死」*khì-sí*佻「去死」*khì sí*，其實「去」是虛詞輕讀，「去死」佻「氣死」的音無啥共款，但是台羅的聲調標示法並無分別。猶有真濟時間詞有平調化佻低調中調化的情形，親像「下晡」*ē-poo* 本來愛讀做 *è-poo*，事實上真濟人再變調讀做 *ē-poo*，台羅應該照本音寫做 *ē-poo*，其他像「下晝」*ē-tàu*、「昨昏」*tsáh-hng*、「下昏」*ē-hng* 也共款愛寫本音。

另外是平調化，親像「按呢」*àn-ne*、「按怎」*àn-tsuánn* 的「按」是陰去聲，應該寫做 *àn*，但是因為降調平調化，再變調親像上聲，所以真濟儂攏寫做「按呢」*án-ne*、「按怎」*án-tsuánn*。其他親像 *kin-à-jit*（今天），本字是「今日日」*kin-tuánn-jit*，「旦」是陰去聲，變音 *kin-nà-jit*，嘛愛寫做 *kin-nà-jit* 抑是 *kin-à-jit*，真濟人寫做「今仔日」*kin-á-jit*。這

那像無法度改變的訛寫，所以教育部的「推薦用字」也承認「今仔日」kin-á-jit 的寫法。

(二) 輕聲的標示法

1. 輕聲符

輕聲詞帶輕聲詞頭前插入“--”。那像：

(1) 名詞詞尾：陳厝 Tân--tshù、李家 Lí--ka、王哥 Ông--ko、柳哥 Liú--ko。

(2) 補語詞：補語有許多種類，往往輕聲化。如「斷去」tng--khi；「倚起來」khiā--khi-lái，「去」、「起來」是輕聲詞，輕聲詞的頭前插入一個“--”。動詞後壁會凍接幾曷个輕聲詞，按呢每一個輕聲詞頭前攏愛插入一個“--”，親像「提一粒起來」寫做 thèh--tsit-liáp--khi-lái，意思是「拿一顆上來」，若寫做 thèh--tsit-liáp khi-lái，khi-lái 佢動詞失去連結，會變成不知所云，或者被誤會成「拿一顆，然後上來」的意思。

注意，輕聲詞輕讀是規個「詞」輕讀，毋是個別音節的輕讀，所以無必要逐個音節攏加輕聲符，親像「提起來」thèh--khi-lái，毋免寫做 thèh--khi--lái。

2. 輕聲詞標調

輕聲詞佇 TLPA 算是無聲調，所以干礁寫做 0，「斷去」寫做 tng7khi0。毋過台羅繼承白話字的傳統，輕聲詞嘛愛標原調。如：「斷去」tng--khi，輕聲符只是標示後壁的「去」輕讀，「去」的調符猶原愛保存。毋過若輕聲詞無佇句尾，著失去輕聲，恢復主聲調，輕聲符著愛取消。如：「轉去厝裡」tng--khi tshù--lí，「轉」佢「去」中間的輕聲符改做連字符。

(三) 輕聲的種類

猶有，輕聲化出現的所在有三種：1. 詞彙輕聲，2. 補語輕聲，3. 句尾助詞輕聲佢輕讀。分述如下：

1. 詞彙輕聲

詞彙輕聲上常見的是名詞詞尾輕聲，親像「厝裡」tshù--lí、「路裡」lōo--lí、「陳厝」tân--tshù、「林先生」Lîm--sian-sinn、「後日」āu--jit。詞尾是詞彙的一部分，詞尾佢詞根中間無需要斷詞，譬論講「厝裡」毋通寫做*tshù --lí

2. 補語輕聲

動詞後面的補語定定輕聲化，親像：「倚咧」*khia--leh*、「走矣」*tsáu--a*、「看過」*khuann--kuè*、「死去」*sí--khi*，「斷去」*tng--khi*，「提起來」*thèh--khi-lai*，「食一粒」*tsiah--tsit-liáp*，其中有的已經詞彙化，有的是一個動補結構的詞組，但是真歹分，所以為著簡單化，不管是毋是已經詞彙化，攏無需要斷詞，寫做「提起來」**thèh --khi-lai*，「食一粒」**tsiah --tsit-liáp*。

3. 句尾助詞輕聲恰輕讀

句尾助詞是「句」上加接的輕讀詞，有的有聲調，有的無聲調，無聲調的輕讀詞著恰輕聲詞共款，不管是什麼款輕讀，攏用輕聲符表示，無聲調的助詞閣愛加-h，但是輕聲符頭前愛斷詞，袂凍練寫。親像「阿珠子啊！緊轉來啦！」寫做"*A-tsu--á --ah!*，*kín tng--lái --lah!*"，「阿珠子」的「仔」*--á*是輕聲化詞尾，「轉來」的「來」是輕聲化的補語，所以攏愛加輕聲符，連寫；但是「啊」*--ah*、「啦」*--lah*是句尾助詞，恰動詞無關係，照斷詞的規則，輕聲符的頭前應該斷詞，袂使得連寫做"**A-tsu--á--ah!*，**kín tng--lái--lah!*"。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台羅的輕聲符只有一種，著是「--」，無分「固定調輕聲」、「隨前變調輕聲」。親像「阿珠子」*A-tsu--á*的「仔」*--á*，「路裡」*lōo--lí*的「裡」*--lí*雖然隨前變調輕聲，仔符號上也無法度分別，需要一個仔一個分別去認捌恰記憶。

句尾助詞預設有聲調，親像「敢按呢嘎？」*kám àn-ne --hánn*，「按呢乎？」*àn-ne --hōnn*，「借我奚？」*tsioh--guá --heh*。

（四）輕聲標示應用仔漢字文

漢字文的標點符號用法恰羅馬字的傳統真無共款，基本上無用輕聲符，所以是毋是輕聲化無法度標示，親像「後日」會凍讀做 *āu-jit*（以後），也會凍讀做 *āu--jit*（後天），意思無共款；「無去」會凍讀做 *bô-khi*（沒去），也會凍讀做 *bô--khi*，意思無共款。仔少數的例，輕聲化恰無輕聲化有對立的時，建議採用輕聲符標示，*āu--jit*（後天）寫做「後--日」；*bô--khi*寫做「無--去」。

五、標點

凡是逗點“，”的後面 *làng* 一格，句點“。”的後面 *làng* 兩格。如：

Khám-sing ū tsit pái tann han-tsî khi Pak-káng bē. I han-tsî bē liáu beh tng-khi in tau ê sí,

king-kuè Pak-káng-khe, pat-tóo tsin iau, tiòh lòh-khì khe-á té, lim khe-á tsuí tú-siàu.

I（伊）的頭前是句點，所以 làng 兩格；其他佇逗點的後壁的音節攏干礁 làng 一格著好。

六、斷詞佢斷音

斷詞佢斷音無共款意思。斷音的意思是講兩個詞袂使連讀，爰分別讀，親像「台灣大學」是專有名詞，應該連讀袂使得斷音，若斷音讀做「台灣#大學」著會予人誤會做第二句「台灣个大學」的意思。請看下面兩句，斷音的所在用#表示：

1. 台灣大學#干礁一間，佇台北。

Tâi-uân Tâi-hák kan-na tsit king, tī Tâi-pak.

2. 台灣#大學#百外間。

Tâi-uân, tâi-hák pah-guā king.

第二句「台灣」指全台灣，並毋是大學的形容詞，「台灣#大學」毋是一個複合詞，「台灣」（所在名）佢「大學」（普通名詞）的中間當然爰斷詞寫做 Tâi-uân, tâi-hák...。「台灣大學」是一個專有名詞，應該「連讀」袂使得斷音，毋過伊是「台灣」佢「大學」鬥起來的長複合詞，中間應該爰斷詞，而且每一個音節攏爰大寫，寫做 Tâi-uân Tâi-hák。

連寫的詞也無一定連讀，譬論講「地#動」tē-tāng，「胃#下垂」uī-hā-suī，是三音節的複合詞，爰連寫，毋過這兩個詞屬於主謂結構詞的例外讀法，中間有#的所在攏爰斷音。

除了遮的少數的主謂結構詞的例外讀法以外，用連字符連寫起來的「詞」攏爰連讀，袂使得斷音。但是袂使得反轉來講「凡是斷詞的所在攏爰斷音」，因為「斷詞」的單位是「詞」，斷音的單位是「詞組」，「詞組」是「詞」組成的，伊的單位比「詞」卡大，「詞組」的內底有真儕「斷詞」的所在，卻是袂使得隨便斷音。親像 "kan-na tsit king"、"tī Tâi-pak"、"pah-guā king" 攏是詞組，中央攏至少有一個斷詞，攏爰連讀。

【附錄 3】標音範例

一、美國老師講台語

有一个美國教師 教台灣人 講英語，伊會曉講台語，但是聲調 講袂標準，「天烏烏 卜 (beh) 落雨」講做「天烏烏 袂 (bē) 落雨」，仙學 都學袂曉。

有一日 伊上課 上了，用台灣話 共一个查某學生 問講：

「按呢汝會 hiâu (嬈) 抑袂 hiâu？」

學生 聽了 攏笑出聲，尤其查夫學生笑了 特別大聲。

美國老師 著對遐 的查夫學生 講：「伊袂 hiâu，恁逐家毋通共伊 tshio(峭)。」

Bí-kok Lāu-su Kóng Tâi-gí

Ū tsít ê Bí-kok lāu-su kà Tâi-uân-lâng kóng ing-gí. I ē-hiáu kóng tâi-gí, tân-sī siann-tiāu kóng bē phiau-tsún, "Thinn oo-oo, beh lóh-hōo" kóng-tsò: "Thinn oo-oo, bē lóh-hōo." Sian òh to òh bē-hiáu.

Ū tsít-jít, I siōng-khò, siōng liáu. Iōng Tâi-uân-uē kā tsít ê tsa-bóo hák-sing m̄g kóng:

"Àn-ne, lí ē-hiáu, iáh bē-hiáu?"

Hák-sing thiann liáu, lóng tshiò tshut-siann, iû-kí tsa-poo hák-sing tshiò liáu t̄k-piát tuā-siann.

Bí-kok lāu-su tiòh tuì hia-ê tsa-poo hák-sing kóng: "I bē-hiáu, lín tàk-ke m̄-thang kā i tshio."

二、三捧水一个肉粽額

有一个新港儂 叫坎成，有一擺 擔蕃薯去北港賣。賣了 卜轉=去，經過一間尻梢間仔，去予查某 扭去開，錢 開了=矣，腹肚真枵，又閤斷半圓。枵甲擋袂稠，著落去北港溪淋溪仔水 拄數。

轉去 in 兜，in 某 問講：

「汝食·未？」

坎成 講：

「有 啦，益都有食一个肉粽。」

共陣的儂 著講：

「益都無食，汝哪會講有食。」

坎成 講：

「三捧水 一个肉粽額 啦。」

Sann Phóng Tsuí Tsít ê Bah-tsàng Giáh

Ū tsít ê Sin-káng-lâng kiò Khám-sîng, Ū tsít pái tann han-tsí khi Pak-káng bē. Bē-liáu, beh tng--khi, king-kuè tsít king kha-sau-king-á, khi hōo tsa-bóo giú-khi khai. Tsînn, khai-liáu--a, pak-tóo tsin iau, iū-koh tng-puànn-înn. Iau kah tòng bē tiâu, tòh lóh-khi Pak-káng-khe lim khe-á-tsuí tú-siàu.

Tng-khi in tau, in bóo m̄ng kóng:

「 Lí tsiáh--buē? 」

Khám-sîng kóng:

「 Ū --lah, ah-to ū tsiáh tsít liáp bah-tsàng. 」

Kāng-tīn ê lāng tòh kóng:

「 Ah-to bô tsiáh, lí nà-ē kóng ū tsiáh? 」

Khám-sîng kóng:

「 Sann phóng tsuí tsít ê bah-tsàng giáh --lah! 」

摘自洪惟仁《台灣經典笑話》

台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的優點在那裏？

台語拼音論戰簡史

台灣話的拼音系統由於來源複雜，因此標音方式也很多，有傳統《十五音》的三字切音式，有日治時代總督府所設計的假名式，有戰後國民政府設計的注音符號式，而最早也是最通行的仍然是教會設計的羅馬字，俗稱為「白話字」。

閩南語羅馬字初創於十七世紀初，最早文獻是 1617 年天主教的傳教文字，約與利馬竇發表《西字奇蹟》的 1605 年及金尼閣發表《西儒耳目資》的 1625 年同時。1837 年基督教長老會麥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牧師發表了《福建方言字典》之後，用的是英語式拼音。直至 1857 年 Elihu Doti 發表了《翻譯廈腔語彙》，拉丁式羅馬字拼音才誕生。但不同的傳教士之間拼法也不十分統一，直到二次戰後教會的羅馬字拼寫法才趨於統一、確定。

但教會羅馬字有一些缺點，戰後依時間順序有王育德、林繼雄、許極敦、洪惟仁、阮德中、陳慶洲、林央敏、黃元興、楊青矗、江永進、余伯泉……等分別依各人所見提出許多修改方案，有的主張大修，有的主張小修，可謂百花齊放、百鳥齊鳴，五彩繽紛，令人眼花撩亂，無所適從。不斷爭吵而沒有一套統一的音標方案來規範，無疑地將嚴重阻礙母語教育與台語文化的推展。

有鑒於拼音意見的分歧，台灣語文學會 1991 年 7 月成立，8 月即組成「台灣語言音標研究小組」，以學術委員會主任台大黃宣範教授為召集人，訂定四原則：系統性、現實性、普遍性、方便性，及十項評判標準：社會性、文獻量、歷史性、符號普遍性、音讀普遍性、好寫、好認、好學、好注音、好做文書處理，對於自來所有不同形式的拼音進行評價。總而言之，一面要照顧傳統習慣、一面要照顧現代資訊化趨勢；一面要照顧到台灣內部的互通、一面要照顧到世

界的互通，一面要通俗易學、一面又要合乎學理。

經過三個多月的密集研討，最後選定教會羅馬字為台語音標基礎方案，並經全票通過，就其不合以上四原則及十項評判標準的部分略作修改，又開了一場「台灣語言音標方案說明會」徵詢各界意見，才決定了修改方案，定名為「台灣語言音標方案」(Taiwan languages Phonetic Alphabet)，簡稱「台語音標」(TLPA)，1992年5月31日經第二次會員大會通過公佈。

1995年教育部為因應全國社會各界之需求，委請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研訂台灣鄉土語言輔助教材大綱，以為編訂教材之參考。人指會接受委託，成立研究專案小組。研究小組基於電腦文書處理、接近通行的羅馬字，易學易認，尊重歷史等考慮，決議參考台灣語文學會修訂之 TLPA，並略作修改(把 ts 改成 c，tsh 改成 ch)，向各界推薦。後來台灣語文學會也通過追認教育部的修改。

經過一番波折之後，1999年1月12日教育部終於在各界企盼下，徵求了各方意見之後，正式公佈了「台灣閩南語音標系統」和「台灣客語音標系統」、「台灣南島語語音符號」，並向世界標準組織登記，納入 ISO 10646 資訊標準。但民間仍然通稱為 TLPA，唸成 tho-lú-pah。

TLPA 是有史以來第一套經過語言學者充分討論過的閩南語音標方案，參加的委員，無論是台灣語文學會學術委員會「台灣語言音標研究小組」的成員或教育部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台灣鄉土語言輔助教材大綱研究專案小組的委員都是台灣語言學界最活躍的語言學者，他們以「嚴謹的學術態度，寬容的民主方式」，花了許多心血才制訂的音標，因此它的合理性與可行性應該是比較可以信任的。

TLPA 是由教會羅馬字系統略加改良，因此兩者大同小異，差別極微，差異的主要部分是針對教羅無法以電腦處理的標示法，如聲調閩號(如 á, ñg)、鼻化音上標(如 aⁿ)、元音開口的葫蘆點(o·)等嚴重影響台語資訊化的部分加以修改(如 á, ñg 改為 a2, ng5；aⁿ 改為 ann；o· 改為 oo)。經過改良的 TLPA 可以不必任何特別設計的電腦軟體，即可正確打出任何台灣漢語的音節，並且台語文的出版也不再有任何困難，尤其在網路上暢行無阻，不會出現亂碼。現

在世界網路幾乎無所不通，凡超出 26 字母及數字的特殊系統都會造成溝通障礙。

其次是 TLPA 對教羅系統略作簡化，比如教羅 ch (ㄔ)、chh (ㄔˊ)，多出來的一個 h 是累贅，TLPA 簡化為 c (ㄔ)、ch (ㄔ)；教羅合口音有兩個即 u- /o-成互補分佈，如：ui, oe, oa，TLPA 修改為 ui, ue, ua，只用一個 u-介音，加以簡化。

在研究上及教育上特別重要的是 TLPA 在符號上的補充。現行教會羅馬字是為記錄廈門音而設計的，漳泉特殊方音（尤其是泉州音），以及口語的合音詞、外來詞、擬聲詞、語助詞等高升調都沒有適當符號可以描寫。儘管台灣優勢音的音韻系統和廈門音相當接近，但是漳泉特殊方音仍十分流行，在讀音未統一以前，如果沒有描寫這些邊際語音的符號，在教育上及研究上都是非常不便的。

最後是台灣內部方言或語言拼音符號之間的通用性。TLPA 當初設計的時候，「符號普遍性」和「音讀普遍性」是非常重要的標準，所以教育部公佈的閩南語、客語、南島語等音標系統之間都具有非常大的相容性，和台灣最通行的傳統威妥瑪式華語拼音也是相通的。因此採用 TLPA 不但廈門音可通，漳泉音可通，就是客語、南島語、威妥瑪式華語拼音都可通，是一套名副其實的「台灣語言通用拼音」，而不是只能和漢語拼音相通的「通用拼音」。

由此可知 TLPA 是一套縱切面上承教會羅馬字傳統，下與現代資訊科技合轍；橫切面兼顧閩南語內部方言、台灣內部語言、世界拼音共通性的一套「音標」。但是它的罩門也就在這個「音標」性格，而非「文字」性格。

最合理方便的系統不一定是政治上或社會上最被認同的系統。雖然 1998 年 1 月 12 日教育部公告了「閩南語音標系統」，這套音標公告之後受到傳統教羅派質疑修改太多，而通用拼音派則質疑修改太少。教羅派認為所謂教羅其實是一種文字，故稱「白話字」，而 TLPA 則把羅馬字降格為「音標」，並且修改的方案和原案發生衝突，如 ch 在白話字表示不送氣的 ts(ㄔ)，但在 TLPA 表示送氣的 tsh (ㄔ)；通用拼音則完全不考慮白話字和 TLPA 的歷史文獻價值，主張閩南語的羅馬拼音必須和漢語拼音所建立的國際聲望接軌，並符應華

語教育在台灣造成的濁音清化音感(即把濁音唸成清不送氣音如 b 唸成 p[ㄅ]，g 唸成 k[ㄍ]等)。

教羅和通用兩個極端派別雖然矛盾很深，但主要人物教羅派的鄭良偉教授和通用派的余伯泉教授卻遠交近攻地結合起來，合推所謂的「通用拼音」，閩南語通用拼音把傳統教羅叫做「通用甲式」，余伯泉所設計的閩南語通用拼音叫做「通用乙式」，其實是兩套並列的拼音系統。兩者的結合不過是一種權謀，實際上是同床異夢，鄭良偉教授的算計是支持華語及客語的通用拼音，換取余伯泉支持閩南語的白話字，沒想到後來余伯泉得逞之後卻翻臉不認人，連閩南語也勢在必得。

2000 年政黨輪替之後通用派透過政治操作，在國語委員會取得了絕大的優勢，四分之三的委員都是通用拼音的支持者(包括唯一的一位贊成閩南語通用甲式的教羅派學者)，約四分之一的中立學者不願背書，紛紛退出，留下來繼續奮鬥的不過二、三位反對者(包括主委曹逢甫教授和 TLPA 派的姚榮松教授)。在一面倒的情形下，通過了華語通用拼音和客語通用拼音。

但是閩南語各派間的矛盾很深，並不是那麼好 tshiâu (協調整合之義，台灣媒體把這個字寫成「喬」，是華文的假借字，傳統寫成提手旁焦聲[])。因此從 2003 年到 2005 年，雖然在鄭良偉教授擔任主委時期引進了 11 位教羅派的專家學者當國語會委員，白話字仍然得不到通用派的支持。

2005 年鄭主委一事無成地下台，整個委員會又回歸通用派佔絕對優勢，三位常委，包括主委梁榮茂教授都是通用派，參加閩南語拼音組的有 8 位通用派，3 位 TLPA 派，2 位教羅派，顯然是 2000 年通用派「投票部隊」的翻版，只有政治，沒有學術。連杜正勝部長都一時被蒙蔽，而說出「閩南語拼音只要好學、好教，不要陷入無謂的學術論爭」的話，完全是通用派的口號。

在這種局勢下，教羅派和 TLPA 派不得不合作團結，2005 年 5 月在施正鋒教授的居間斡旋下召集了兩派各 6 位專家學者進行整合會議，經過兩次會議，終於捐棄成見，整合為所謂的「台灣羅馬字」，兩派合作為所謂的「台羅派」。這一套系統基本上是傳統教羅(白話字)和 TLPA 的綜合(方案的內容和後來教育部公佈的台羅系統差不多，不過開口 o 和鼻音延續白話字葫蘆點和

鼻化音 n 上標的標示法)。在李勤岸教授的推動下，這套「台羅」系統獲得了 60 多個本土社團，37 位語言學博士（包括鄭良偉、張裕宏等教羅派大老）的連署支持。連署書呼籲：

「台灣已經過度泛政治化了，切望關心母語教育的意見領袖，放棄派系之爭，讓母語拼音符號問題回歸到單純的語言學基本面。我們呼籲教育部趕緊公佈定案，運用這套已整合成功的台灣羅馬拼音來編寫母語教材，以利當前母語教育進一步的推動！」

雖然 2005 年的國語會閩南語拼音組通用派委員人數是壓倒性的多數，即使教羅派與 TLPA 派合作組成「台羅派」也只有 5 票，敵不過通用派的 8 票，但是經過台羅派的抗爭，終於逼使通用派放棄了投票多數決。2005 年底杜部長親自參與了烏來整合會議，兩天一夜的時間，委員們以學理辯論取得了聲調和韻母兩部分的「基本共識」，獲得了重大進展，但在主要矛盾的聲母部分無法取得共識的情形下結束了任期。

進入 2006 年度之後，杜部長對於閩南語拼音的派別與生態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了解到國語會一直被操作的事實，於是採取了兩個明智的決定，一是委託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以何大安為召集人，召集了十位中立學者，組成一個委員會。會議結果提出了一套〈台灣閩南語拼音建議方案〉；其次是大量任用了中立學者擔任國語會委員，有特定派別的委員只有 9 位，包括 4 位通用派、3 位教羅派、2 位 TLPA 派。於是通用派失去了主導權，知道儘管通用派的人數最多，卻已無法控制國語會，乃全體不參加閩南語拼音組，拒絕背書。在國語會全會中也只剩余伯泉一人不斷作程序杯葛，卻也無法挽回通用派的劣勢。就是這兩個措施才使得閩南語拼音問題能夠「回歸語言學的基本面」。

委員會所建議的〈台灣閩南語拼音建議方案〉和台羅系統的方便替代案完全相同，因此 2006 年 9 月 6 日的閩南語拼音小組，基本上接受了這個系統的聲母和韻母系統，但聲調部分採用了 2005 年整合的台羅系統的建議，即以傳統教羅的閩號式為正式方案，而以 TLPA 的數字式為替代方案。雖然台羅肯定語言學家的改革意見，但是無論 TLPA 或委員會的建議方案，都定位為「音標」的功用而不是正式的書寫系統，新制訂的台羅拼音方案是為了符應民間統一書寫法的要求，把通行一百五十多年的聲調標示法融入到系統中。

2006年11月7日教育部正式公告這個系統為標準的閩南語拼音方案，稱為「台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簡稱「台羅」。台羅不但是一套具有傳承性、方便性、學術性的「音標」(phonetic alphabet)，它同時也是台灣閩南語的標準正書法(authography)。

評斷音標好壞的標準何在

台羅系統和通用拼音都是羅馬字，羅馬字是現今世界上最通行的拼音系統。既然同樣是羅馬字，從符號的觀點看，其實都一樣方便。但羅馬字符號的選用卻有許多可能性，要哪些符號、不要哪些符號牽連到個人的文化背景、文化認同的問題，任何人提出任何方案主張都不免於主觀的判斷。

台羅系統和通用拼音最大的爭執在於國際上普遍使用的濁音符號 b, d, g 要標示濁音，還是不送氣清音的問題。這個爭執，如果要考慮音標符號的普遍性，就變成可以討論的問題。

世界上沒有濁音的語言不多，世界上沒有濁音卻有送氣音的語言很少，華語正好是這種罕見的語言。世界上大部分的語言都是清濁音二元對立，華語沒有濁音卻有送氣音，一樣是二元對立，因此漢語拼音就把濁音符號 b, d, g 用來標示不送氣清音，而把清音符號用來標示送氣清音，這在中國本位立場雖然可行，卻違背了世界通用拼音的習慣。在中國境內，不但是北京話，即連其他有濁音的漢語也都遵從這個系統而修補，但這種系統只能在中國通行，可以說是中國通用拼音系統(簡稱 C 系統)，和世界通用的拼音系統(簡稱 W 系統)是不相容的。這一點從下表即可了解。

	拼音類型	不送氣清音	送氣清音	濁音
W 系統	國際音標(IPA)	p, t, k	p ^h , t ^h , k ^h	b, d, g
	希臘/漢語方言羅馬字	p, t, k	ph, th, kh	b, d, g
	TLPA/教羅/台羅	p, t, k	ph, th, kh	b, l, g
	日語/南島語	p, t, k		b, d, g
	華語威妥瑪拼音	p, t, k	p', t', k'	
C 系統	漢語拼音/華語通用拼音	b, d, g	p, t, k	
	閩南語通用拼音	b, d, g	p, t, k	bh, l, gh

由上表可以明顯地看出，有濁音、送氣音清音、不送氣清音三維對立的語言都是採用以 IPA 為代表的 W 系統，包括標示沒有濁音的華語的威妥瑪拼音系統都遵守這個傳統，為何有濁音、送氣音清音、不送氣清音三維對立的閩南語通用拼音要削足適履地採用 C 系統？這是學術界無法苟同通用拼音的道理。

h 聲母在世界各語言都是標示氣音的符號，由上表可知，世界上各語言凡是送氣音都加 h 標示，通用拼音在單獨使用時用 h 表示氣音，但又用 h 標示濁音，顯然缺乏一致性與系統性。為了遷就漢語拼音而違反了音符的普遍性與系統性原則，實在是很不智的。

所謂「通用拼音」的第一個要義，根據余伯泉先生在其台北市通用拼音說貼上的說法，就是要和中國的漢語拼音相容，以便與國際接軌，因此初版通用拼音，漢語拼音的特殊音符如 zh (ㄓ)、q (ㄑ)、x (ㄒ) 等都照用不誤，余伯泉先生還自豪地宣稱通用拼音和漢語拼音的相似度達 93%。後來越改越多，到了教育部的華語通用拼音把這三個音符改成 jh (ㄐ)、ci (ㄑ)、si (ㄒ)，相似度降為 85%，卻失去與漢語拼音的相容性了，因為漢語的 ci 代表ㄑ、si 代表ㄒ。通用拼音所宣傳的制訂台灣主體性的新中文譯音符號可以「和漢語拼音相容，與國際接軌」只是余伯泉先生一時的宣傳口號罷了。

於是通用拼音的賣點只剩第二個要義，就是台灣各語言的拼音系統都要遵從同樣的 C 系統，以便於各族群語言之間的轉換學習。轉換學習當然是一個理想，但是如上所述，閩南語、南島語是有濁音的，只適合採用 W 系統，採用 C 系統是削足適履，如果再考慮 W 系統的文獻傳統，所謂「轉換學習」的代價是相當大的。

正書法設計上有一個重要原則是文字的修訂必須尊重傳統習慣。索緒爾早就說過語言的符號都是任意的(arbitrary)，如果台灣閩南語從來沒有羅馬字拼音，那麼採用什麼符號系統來標示都無所謂，可惜閩南語羅馬字已經有四百年的歷史，如果從白話字的設計起算，也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了，在這漫長的歷史中，白話字不但編纂了許多字辭典，也留下汗牛充棟的文獻，即使到今天都還有許多人在使用。即使它仍然有修改的空間，也不能全盤否定，另起爐灶，

這就是索緒爾所謂的「相對任意性」(relative arbitrariness)。可惜的是通用拼音為了和漢語拼音通用，竟然完全無視於台灣羅馬字傳統的存在。如果通用拼音實施，傳統羅馬字，無論是白話字或 TLPA 的文獻將變成天書。這是教會、民間作家、學術界都無法接受的。

既不能和漢語拼音相容，又不能和世界通用拼音接軌，更製造台灣的羅馬字傳統的斷層，通用拼音實在是一無可取了。

好學好用的標準在那裏

只要是拼音文字都比漢字好學，不但羅馬字，即使是日本的假名，韓國的諺文，國語注音符號都一樣好學。TLPA 未出世之前市面上都是白話字的教科書，TLPA 公告之後市面上也多半是 TLPA 寫的教科書，從來沒有人證明不好學、不好用，通用拼音應市之後，只是多了一種選擇，並沒有什麼研究證明通用拼音比較好學，可是通用派卻一再宣傳通用拼音比教羅或 TLPA 都好學、好用。

從學習的角度來看，只要有系統性的拼音方案都一樣的好學、好用，這不但是理論上可以預期的結論，也有教學實驗的證明。有碩士論文比較三種拼音方案的教學效果，研究結果顯示三者之間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通用拼音所謂的好學的賣點在於標實調主張。實調標示法直接標示表面調值，而不理會變調規則。閩南語的聲調比較複雜，每一個聲調都有本調和變調，此外還有許多變化調，比華語的聲調複雜得多，如果都標實調，可以省掉學習變調的麻煩，在初學階段，這個方法可能比較好教、好學，但這是迴避了調類學習的問題。

依照正書法或音位法的原則，表面形式的變異如果是可以用規則預測的必須標示基底形式 (underlying form)，世界上的正書法，只要有規則的都只標示其基底形式，而不標示表面形式。閩南語聲調的基底形式就是八音調類。閩南語的變調是有規則的，所有的變調，萬變不離其宗，只要熟悉了規則，只要標示調類，變調自然讀得出來。

雖然實調標示法比較直接，但是不能避免學習本調和變調的關係。為什

麼「新新」的「新」同樣是第一聲，第一個字要標示中調，第二個字卻要標高調？其中的規則如何？面對這個問題，仍然要讓學生知道每一個字的調類以及變調規則。既然變調的規則和調類都需要學習，先學變調和先學本調只是學習順序的不同，並沒有什麼學習效果的差異。由此可見通用拼音標示實調只是拖延了調類教學的步驟，而不是解決閩南語語音教學上的困難。

另外，台灣的閩南語聲調調值並不統一，尤其是陽平的變調、陰上變調、陽入本調的方言變體很多，如果採用實調標示法，將會產生方言書寫法系統歧異的大問題，這些問題在傳統的調類標示法之下都被涵蓋在基底形式之下而沒有出現任何問題。

從書寫法的立場看，以實調標示法為正書法，而把傳統書寫法全部揚棄，這不但是違反學理，背叛傳統的作法，更為字典編纂、語音教學製造了更大的問題。

台羅拼音的方言包容性

台灣有漳州腔、泉州腔之別，元音方面有一些音讀上的差異，作為台羅基礎系統之一的 TLPA 自制定開始就考慮到標示不同方言的符號，2005 年烏來整合會議中無論教羅派或通用派的委員對這些標示方言的符號都全盤接受。但在通用派所提出的方案中並沒有涵蓋這些符號，顯示通用拼音對於方言的語音變異沒有什麼認識。

閩南語的聲調，調值上的差異是相當大的，但調類系統卻相當一致，聲調的方言變異可以用規則來預測，因此在書寫法上根本不必標示。台羅系統標示調類，在書寫法上可以避免書寫法上的歧異，正是它的優點。因為這些調值雖然不同，調類卻是一樣的，方言的調值差異可以用簡單的對應規律預測，因此可以不必要標示出來。但音讀上的差異不同，比如「火雞」漳腔唸成 hué-ke，泉腔唸成 hé-kue，或 hér-kere，互相間的對應規律相當複雜，必須用不同的音標標示。統一字音可能是未來的趨勢，但是在過渡時期，方言歧異也要尊重，台羅系統中的「方言特殊韻母」的設計就是為了達成這個目的。

通用拼音標示實調，是在彰顯書寫法的方言歧異，但其韻母系統又沒有辦法涵蓋方言差異，可以說對於書寫法沒有提供什麼進步，實在一無可取。

台羅拼音在教學現場上可能遇到的問題

台羅系統在語音教學上並沒有什麼困難，但勉強說有兩個小問題：

第一是：b, g, j 這三個濁音符號，由於華語沒有濁音，在英語教學上長期被誤解為清不送氣音，即相當於華語的ㄅ、ㄍ、ㄐ，漢語拼音和通用拼音所以能夠得到支持便是順應了這個趨勢，台羅沒有順應這個趨勢，在教學上可能遭遇一些困難。

但實際上，英語 b, g, j 三個音雖然沒有台語那麼濁，標準英語卻是不折不扣的濁音，和清音是相對立的（contrast），b 和英語 speak 的 p[ㄅ]音不一樣，它和閩南語、南島語一樣屬於濁音。漢語拼音和通用拼音把英語的 b 正式對應為清不送氣音 p[ㄅ]，並聲稱和英語一致，其結果不但使得學生的英語學不標準，即連濁音的濁度和台語相當的法語、日語也學不準了。為了中國化，卻阻礙了全球化，實在是得不償失。台羅採用世界通用的 W 系統，在這個系統教育下的學童，將來學習英語，尤其是日語、法語都能夠正確的掌握，採用台羅可以導正學童的英語及其他濁音語言的發音。也就是說，台羅雖然在現實上有反錯誤發音潮流的困難，就羅馬字教學的全球化而言，反而因為它的 W 系統性質而更有利。

第二個可能的困難是：台羅採用了教羅的聲調潤號系統，這些聲調符號雖然已經有了 Unicode 的字碼（code），但是台灣的 Microsoft 系統電腦仍沒有內建相當的字型（font）。因此，如果電腦上沒有安裝民間造字的 Unicode 之類字型，譬如第 8 聲，就可能變成亂碼。這在教科書出版上沒有問題，但在電腦傳輸上可能發生困難。

但這個困難會解決的。教育部既然正式公告了閩南語的標準系統，很快就會要求 Microsoft 提供台羅所需要的字型，所有的台灣電腦都必須內建這些字型，到時候台羅聲調在標記上的困難會自然解決，不再需要民間自行造字了。不但是台羅系統，Unicode 還沒有的台閩字都應該要求給字碼和字型，以利台語文化的發展。